

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



殷健灵 著

纸人 *ZHIREN*

读《纸人》，在别人的文字里相逢自己和别人的迷惘青春
所有女孩和曾经是女孩的人不能错过的小说
少女的性，中国第一部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殷健灵，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。70年代初生于上海，天蝎座。法学学士、文学硕士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做过女性杂志主编。2003年起供职于《新民晚报》。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。

18岁发表处女作，以青少年文学作品为主，兼写女性散文、纪实文学。她以女性特有的观察力、敏锐细腻以及清新雅致的文字，道出少年人成长的困惑、失落、欣喜与收获。探悉少年人隐秘曲折的心理世界是她所长，她的作品视角独特，风格典雅、宁静，文字直逼人心，深受10岁-35岁的读者喜爱。

曾获“巨人”中长篇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图书奖大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第四届上海市“十大文化新人”等奖项。

我并不满意自己的少女时代。如果让我从头来过，我会是怎么样的？我曾不止一次自问。——我会更张扬天性：我会勇敢表达我需要爱；我会剔除束缚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；我会问我想问的看我想看的说我想说的，痛痛快快地道出困惑无望和失落……我知道，自己曾是那样的封闭压抑，尽管那时的我看上去常常充满阳光面带微笑。

——殷健灵



如果谈论成长文学，我以为，在当下的作品中，她（殷健灵）的作品是最应该得到关注的。她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成长的奥义。在各式人等中，她的少女形象，是我们不可忽略的。

——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作家 曹文轩

在健灵的作品中，渗透着独到的人生发现。她作品中揭示的有些人生奥秘，至今还知者不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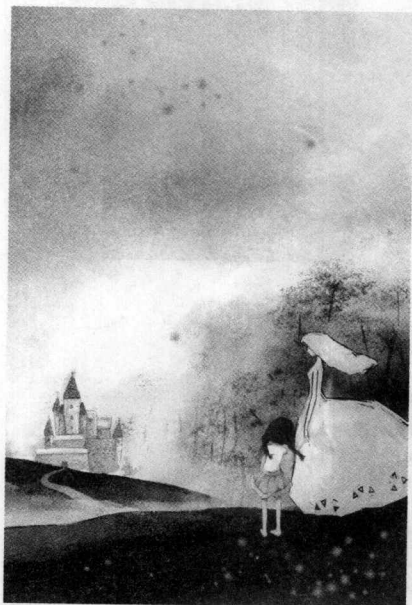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文汇报笔会主编、著名文学评论家 刘绪源

大约在十年时间内，殷健灵成功地实现了长篇少年小说创作的“三级跳”。对殷健灵来说，我想即使今后她再也不写儿童文学了，她的《纸人》等优秀作品为她赢得的文学史的地位，也是已经确定的了。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
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樊发稼

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

纸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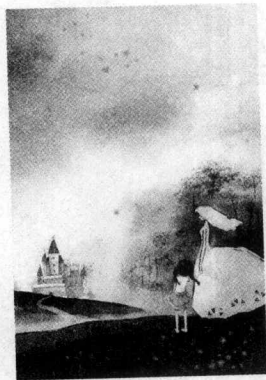


读《纸人》，在别人的文字里相逢自己和别人的迷惘青春
所有女孩和曾经是女孩的人不能错过的小说

少女的性，中国第一部

殷健灵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人 / 殷健灵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7.1
(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)
ISBN 7-221-07625-1

I. 纸 ... II. 殷 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0327 号

纸 人

殷健灵 著

出 版 人	曹维琼
策 划	远流经典
责任编辑	钱海峰 李奇峰
设计制作	RINKONG 平面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(0851-6823539)
地 址	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印 制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版 次	2007 年 2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开 本	215mm × 140mm 1/32
书 号	ISBN 7-221-07625-1/I·1545
定 价	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。

目 录 *Contents*

0 · 时间深处的眼睛	5
1 · 我丢失了我的纸人游戏	17
2 · 谁告诉我女孩自己的事	35
3 · 抱抱我，丹妮	57
4 · 我是谁	67
5 · 恐怖地带的男孩	81
6 · 木溪	101
7 · 趟不过的女儿河	121
8 · 北京夏天的阳光	143
9 · 开启的门	160
10 · 终生难弃的书	181
附 录	190



□ · 时间深处的眼睛

时间从指缝里无声流逝，为了永远年轻，我们回忆和追索。
当我早已与少女时代挥别，它从时间的深处发出耀眼的光芒，
提醒我：那是你无法摆脱的迷恋。

□ · 时间深处的眼睛

我已经28岁了，很长的时期我无法正视自己的年龄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依然活在过去，那个充满了梦想和靛蓝的天空的年代。时间花瓣在我的身边不断的凋谢和盛开，记忆却始终像含露的早晨那样新鲜和芬芳，我不能阻挡许多人纯真的眼睛在岁月的风霜中渐渐枯萎（总有一天我也会那样），但至少我可以让自己在尽可能单纯的日子里久久停驻。

5年前，我成了一家生活杂志的编辑，我开始接触生活的庸常、婚姻的琐碎和在平凡人生中挣扎的人们的无望。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，她们中有我的读者和作者，还有的是我的采访对象。她们有的魅力四射，有的却被岁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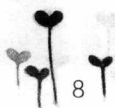
磨蚀得黯然无光。她们的声音如同秋天枯黄的树叶蝴蝶一般地翻飞，在我的心里鸣响。我不希望这些声音成为永恒，因为它们会催我迅速老去。我更留恋于在纸上和男少女们对话，这是绝好的净化心灵的方式。这部小说自然也是写给少女们看的。

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前两个月，我的身边连续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。

首先是天气变得诡异多端，6月的上海连续两个星期暴雨滂沱，雨点大如蚕豆，敲打在路面和玻璃上如同万马急行。雨下得没有间隙，雨声密集得令人窒息，到了深夜，大雨便狰狞得像肆无忌惮的怪物席卷一切吞噬一切。从没见过这样的大雨，我85岁的老外婆说。每天，我打着伞走到雨里（我特意挑了把最坚固的伞，伞面是那种星夜的蓝，上面布满梦幻的碎花图案），不堪一击如同被打蔫的衰草。

这天傍晚，我拿了伞出门，我知道此行路途艰难。我必须转乘三辆车，花上将近两个小时，纵越整个城市，到达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。我是那里的“青春热线”主持人，今天是星期五，我当班。我特意挑了一条紧身的藏青色裤子，免得累赘。可当我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的時候，那条裤子还是被雨浸得变了颜色，湿漉漉地粘在身上。

门诊设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，这是一幢新盖的大厦，半年前才竣工。心理门诊因为不是什么赢利机构，便被安排在底楼紧贴中央空调管道的屋子里，嗡嗡的噪声像一群



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四周，弄得你心烦意乱。隔壁的音像书店里顾客寥寥，楼上的保龄球馆的生意今天也似乎特别萧条。大厅里只有一个保安在走动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照出他寂寞的人影。

今天可能碰不上一个求询者，我想。

然而热线依然忙碌，这样的雨天是人的心事泛滥的季节。我一连接了三个电话，都是中学女生打来的，其中有两个只是为了聊天，我们早已成了未谋面的朋友，每逢我值班，她们都会来电倾诉。她们说她们缺少可以说话的对象，觉得自己像空气中自由的分子，却很少有激烈的碰撞。我和她们对话时，常有如鱼得水的松弛感。这与我平时的工作大不相同，尽管在这里我完全是义务的，但是我很乐意。

接第四个电话的时候，我遇上了一点麻烦。“喂”了好几声，对方才像刚从坟墓里苏醒过来一样发了声，这是一个让我辨不清性别的声音，低沉、粗哑得像个中年男人，可他却自我介绍说是一个高中女生。她说的是青春期的生理困惑，用词暴露，甚至有些不堪入耳，直觉提醒我这或许是一个拙劣的恶作剧，因为偶尔会有一些压抑和失常的人借热线电话发泄郁闷。我正琢磨着如何婉转地打发他，身后的玻璃门响了。

门的响声很轻微，仿佛是气流挤压时发出的呻吟。

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蜡黄的脸来，她的半个身子掩在透明的门后，一束灯光恰好打在她的身上，有一种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。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紧贴在脸上，这使她的



脸看上去更为瘦削。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眼神怔怔地盯着我。

一个神秘的大雨之夜，一个奇怪的求询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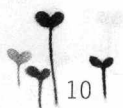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善地请她进来，让她在转椅上坐下，顺手给她递了杯茉莉花茶。

也许你更习惯喝饮料，可我这里只有茶。我说。我一直觉得茶是成年人的专利，茶的沉稳和内敛不太适合少男少女。乘她喝茶的片刻，我凝神注视了她几秒钟。然后我在心里大致勾勒出她的轮廓——

十七八岁的高中生，腼腆、内向，不很合群，功课不会太好，缺乏自信，尤其是对自己的相貌。

见我微笑着看她，她不好意思地放下杯子，不等我开口便非常配合地开始了自述。她的鼻尖上爬满了细密的汗珠，手指始终紧张地拽着裙边，她穿着天蓝色的棉布裙，有些旧了。

我从五年前就开始到处求询了。她说。我知道自己患有“强迫症”，一到晚上我就害怕，我总是睡不好，因为即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也会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往上提、往上提，弄得我好累好累。哪怕是在白天，我的思想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滞留在某个念头上，比如放学后，我会反复回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遗漏在教室里了；我长时间地照镜子，研究自己的皮肤是否又粗糙了……类似的问题困扰我，无法排遣。我的思想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过不去，又退不回来，悬在半空中，我的身体仿佛也被抽空了。我偷偷去医院看心理医生，按照医生的要求练习放



松，最后却发现无济于事。我还是被卡住了，卡住了……

她的话晦涩难懂，她重复着“卡住了”三个字，这是她独特的语言。

你和同学们相处得怎样？我问她。

我基本不与人往来，只和一个女同学关系不错。

你最害怕什么？

害怕？她将食指顶在嘴唇上，露出惊恐的神色。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，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已窥破了我的秘密……

说着，她更用力地拽自己的裙子，将那里弄成皱巴巴的一团。

我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她用“卡住了”这样的象征语言，表达她对前途无望的深层心理，想“退回去”则表明了一种逃避成长的心态。但这仅是表面理解，直觉告诉我，我在她的叙述背后还有更大的隐情。

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，所有的心理异常和精神疾病无外乎两大成因，其一是人格结构中“本我、自我、超我”彼此不和造成心理冲突，冲突不能缓解被压抑在潜意识中，长期积累形成问题；其二是因幼年时个性心理发展不顺利所形成的痛苦经验。幼年的痛苦经验虽然在成年后不复记忆，却被深深烙刻在潜意识中。而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的，就是经由对案主的心理分析，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冲突和痛苦释放出来。它是一座活的桥梁，将你引渡到解脱的彼岸。

我试图诱导她说出她显然不愿提及的往事，她犹豫



着，垂下头，露出发根后白白的脖颈。片刻，她忽然扬起头，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着我，那眼神里闪烁着某种我熟悉的东西，仿佛是我留在时间深处的记忆的鳞片，它模糊着，远远地飘荡，却不能清晰地忆起。

就在我沉思的时候，她慢慢地站起来，冲我笑了笑，说，谢谢你能理解我，其实我已经对“求询”上了瘾，我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关注和同情，这样，我就满足了。她的声音变得轻细和虚幻，然后，她拉开门走了出去。临走前，她回过头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：你是第十个和我交谈的心理医生。

我仍旧坐在电话边发呆。我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，之所以和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，是因为我长期沉溺于对那个时期的兴趣和思索里面。这个求询者是我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个，随着玻璃门的响动，我感觉一股冷风从我的脚底泛起，逝去的青春岁月如同浸在药水里的底片渐渐清晰和凸现。

成长真的是一部布满了悬念的书啊，有的人被它吓成了畸变的细胞，就像那个离去的求询少女；有的人却把它当作了光芒覆盖的生活，在明媚的光线里羽化成蝶。

我是什么？是蝴蝶还是细胞？

那个求询少女是困扰我的问题。以后几天，她的蜡黄的脸色始终在我眼前闪烁，我预感她还会来找我。

这件事的影子尚未褪去，我的身边便发生了第二件事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我去新落成的S美术馆看画展。据说

那是一家小型的美术馆，专门举办个人画展，就在N大桥附近。票是夹在信封里寄过来的，没有落款，而且只有一张。N大桥是我下班必经之处，我打算抽空过去看看。

下午的太阳像镜子一样耀眼，出租车沿着N大桥盘旋而下，司机抱歉说，S美术馆坐落在大桥公园里，车子没法进去。我说没关系，大桥公园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，我闭着眼都能找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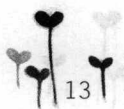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这么说，其实这里我已好多年不来了。大桥公园曾经是我少女时的乐园，也是我的秘密，没有人知道，包括我的母亲。

公园里的确已面目全非，建了大面积的草坪，还有抽象雕塑，游人三三两两，很少见孩子，他们也许更热衷于游戏机房之类热闹的所在。

从踏进公园的那一刻起，仿佛就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招呼我，它变成一只无形的柔软的小手将我的衣角又拉又拽。那是一个熟悉的圆润的女声，将我引向S美术馆的方向，我的内心因她的牵引而起潮汐，随之而来的是狂潮般涌上心头的回忆！我知道，一定是灰楼在呼唤我。

我站在了S美术馆前面，在它堂皇的贴面下，我还是窥见了它原来斑驳灰暗的面貌。许多年前，它曾经是一栋结构精巧却被人抛弃的建筑物，它安静地矗立于公园一隅，人们甚至忘了该将它粉刷一番，谁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它像一个鄙陋的弃儿，在岁月的风霜里静立了十多年。

如今它已更换面貌，它的灵魂是否还依然存在？我走



进了美术馆光可鉴人的大厅，一行醒目的柳体字跃入眼帘：

褪铅华 赵映焕作品展

画家介绍中说，这是位旅居海外的女画家，曾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。有一段画家的自述颇打动我，她说：

从此，我坚持写生/因为我在写生的时候/得到了心灵的安慰/精神上的愉悦/同时也寄托了我对故乡的思念。

旁边是一帧小小的精致的照片，画家洗尽铅华，朴素端庄，让你感到一份天然的默契。画展中展出的多是植物写生作品，枯荷败叶，雨中的藤蔓，秋天的葡萄和开了紫花的豆荚，它们本是多见的景象，在画家的笔下却蒙上了一层雾一般鬼魅的色调。都是秋天的颜色，枝叶的经络隐在雾中，看不分明。所有的画作上都弥漫着忧郁的气息，传递给观者淡淡的哀伤。

我在画廊里走了一圈，觉得有些憋闷，便想去盥洗室洗手，顺便整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推开展室的边门竟是一条长长的走道，一股冷风从走道尽头拂来。我沿着标矢朝前走，在女用盥洗室前停下，推门，门有些紧，费了一点力气才推开。

我惊诧地发现，紧贴着门后竟还有一道白色的门。那门诡异地立着，让我莫名地着慌。不过我还是鼓足勇气推开了它。

又是一道门！

这时，我感到了恐惧，正欲转身往回走，一个温润

